

黄然作品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最佳短片奖提名

[>> 打印](#)

年轻艺术家黄然凭借短片《对荣耀的管理》（**The Administration of Glory**）入围**2014年第67届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**，来自**128个国家**的**3450部**作品中脱颖而出，登上只有**9部**短片构成的入围名单。黄然最初亮相的作品是**2010年**在北京空间站画廊放映的短片《愉悦悲剧》，到目前获此殊荣只用了短短三年多时间，一跃成为获得国际电影节认可的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家。在该奖宣布之际，燃点对黄然进行了简短的采访，谈到了他的拍摄创作思路及其受到的影响等问题，也涉及到他所理解的短片的评判标准问题。

梁舒涵（以下简称“梁”）：首先祝贺你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短片奖提名。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的这部作品《对荣耀的管理》？从字面上看是否和本雅明·布赫洛（Benjamin Buchloh）所谓的“管理美学”（Aesthetic of Administration）的概念有什么关联？为什么叫“对荣耀的管理”？从你之前的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“性别”、“流散”、“规训”等问题意识。



[所有照片 \(2\)](#)

黄然（以下简称“黄”）：我的作品和所谓的“管理美学”的概念其实并没有关系。我选择这个词是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出发。我的新作《对荣耀的管理》和以前不同，不是采用单一的线索，而是由六个故事交叉在一起的比较复杂的结构。这部作品的叙事性要强于我之前的任何作品。

梁：我知道，获此殊荣并不容易，这是来自**128个国家**的**3450部**短片当中选拔出来的**9部**之一。那么请你谈下，对于这个奖项，你认为同行之间角逐的点是什么，或者说你认为，视频艺术的评判标准是什么？短片的灵魂是什么？

黄：我自己倒是没有太多地想这个问题。也没有去猜测某个奖项的评判标准问题。其实我开始也没有想过去投戛纳电影节，而只是从我自己的工作角度出发。我的思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毕竟每一部作品的内容不一样，作品的内容就决定了作品的结构是独一无二的。比如某个声音和图像，在一部作品中是成立的，但是在新的作品中也许就不成立。短片和长片相比需要有自己的结构。

梁：从**2010年**你回国后第一次在国内较有影响的放映——在空间站的《愉悦悲剧》——到现在，短短几年之内，你的创作思路有没有什么变化，或者说你是否沿着某种路线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多维度的探索？

黄：我的工作是在不断往前推进的。这样的工作思路还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，这不是一个“好”和“坏”的判定。我会避免把同样的事情做两次，我从来都不给自己预先设定一个目标，我考虑的是如何把一个“极限点”向前推进，而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工作。这样，很多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。

梁：可否谈下你的影响来源的问题，是哪些艺术思潮对你产生了影响，是如何影响你的，比如马修·巴尼（Matthew Barney）？

黄：他对我没有什么影响——大家可能在《愉悦悲剧》中在视觉的层面上产生一定的联想，但其实这是电影拍摄中非常常规的一种方法。我很少对某一个艺术家抱有完全信任的态度，我尽量避免让自己过度关注某一个东西和某一个人。你所关注的东西对你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，我尽量想在工作中保持独立性。影响到我的东西确实存在，而且还很多，但更多的时候我会把这些影响当作片段，而不是目标。

梁：谢谢，再次祝贺，祝你取得更好的成绩！



Huang Ran, "The Administration Of Glory", screenshot, 2014

Courtesy of The Artist, Long March Space and Simon Lee Gallery.

黄然，《对荣耀的管理》，屏幕截图，2014，图片由艺术家，长征空间及 Simon Lee Gallery 提供